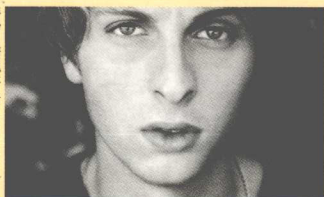


左岸译丛
Collection Rive Gauche



萨沙·斯佩林
(Sacha Speerling)



“这本书是 2009 年的
《你好，忧愁》！”

—— 法国文学评论家弗·贝格伯德 (Frédéric Beigbeder)

MES ILLU

R LA COUR

你好，无聊

[法] 萨沙·斯佩林 著 朱志平 译

MES ILLUSIONS DONNENT SUR LA COUR

你好，无聊

【法】萨沙·斯佩林 著 朱志平 译

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«MES ILLUSIONS DONNENT SUR LA COUR» de S.Sperling
World Copyright © 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, 2009

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: 07-2010-2510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你好, 无聊 / (法) 斯佩林著; 朱志平译. — 长春: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, 2013.1
(左岸译丛)
ISBN 978-7-5534-0107-2

I. ①你… II. ①斯… ②朱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法国—现代 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83715号

书 名 你好, 无聊
作 者 [法] 萨沙·斯佩林
译 者 朱志平
出 品 人 刘丛星
总 策 划 崔文辉
策划编辑 胥 弋
责任编辑 王 平 齐 琳
装帧设计 简 枫
开 本 787mm × 1092mm 1/32
印 张 7
版 次 2013年3月第1版
印 次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
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
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—18号底商A222 (100052)
电 话 总编办: 010-63109269 发行部: 010-63104979
网 址 <http://www.beijinghanyue.com/>
邮 箱 jlpg-bj@vip.sina.com
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书 号 ISBN 978-7-5534-0107-2
定 价 23.00元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天是如此之蓝，对于夏末的天空给我带来的忧郁，我一无所知。

在等人的时候，寂静过于沉重，尤其是当你确信等的这个人不会来，或者不一定来的时候。

楼宇对讲机响了。我跟他说了楼层，一边又在想，他是否有可能已经忘了我住几楼。我听到了电梯的声音。我给他开了门，看着他，回忆起一桩桩往事，随后我感到有些懊恼。他为他的迟到向我道歉，但却没看我一眼。他问我要了一罐可乐，我跟他说有健怡可乐。他走向厨房，说他知道。他啃了一口苹果，又将苹果放下。随后大家就不说话了，当他提议我们去卧室的时候，苹果已经氧化了。他躺在我的床上，心不在焉地看着电视。他和我说起他的假期计划，也问起我的假期，但根本没有听我在说什么。他想要吻我，我朝后退去。我说：“我希望……”一

旦两人无话可说，想要再说些什么，其实是件很难的事。我继续说道：“我不是个充气娃娃，你知道的……”他默不作声。我问他：“你爱我吗？”他看着天花板，用平静的语气说道：“你说呢？”我应该听之任之，对此无动于衷。我沿着他的小腹向下滑去。我脱下了他的衬裤。惟命是从。我闭上了眼睛。他看到了，一言不发。我重新站了起来，觉得他应该有些享受。我问他要了一支烟，他递给了我，这就是少得可怜的回报。他起身站起来，他要“开溜”了。他问我是否还想要一根，“留着待会儿抽”。他把我侮辱得还不够吗？他没有丝毫的愧疚。他和我说再见的时候，依然没看我一眼，如同一开始和我打招呼一般。房间里有股淡淡的烟味。我就这样站着，良久良久。有时候我真想哭出来，但只是有点想哭。不，心已经慢慢死了，但我仍然在撩拨着这一潭死水。死了。“唯一不能承受的，就是没有什么东西是无法承受的。”

再过两天就要开学了。

当我和你讲话的时候，如果你盯着我看，那你什么都看不到。没什么有趣的。

我躺在草地上，躺在一棵苹果树和一丛灌木之间。一幢用深灰色板岩砌成的房子，仿佛被人随手搁在我身旁。一只灰猫在追逐着它想象中的老鼠。除了寂静，整个景色中毫无动人之处。乡村的这份寂静，忧伤而又平淡，让所有的一切都带着些许的沉重和阴郁。你从这样的背景中找不出更多的东西了，你会专注于我。此刻，没有什么可看的了。我仍然穿着泳衣，我仍然如此光滑，如此清纯，如此纯洁。你肯定猜不出我的年龄。我准备用各种方法来掩盖它，掩盖我的年龄。就这样看着一个年轻人无所事事地躺在草地上，我必须承认这多少有点无趣。那么，往四处走走。靠近我。聚焦到我的脸部。给我的双眼来个特写。你能从我的目光中看到这种紧张和焦虑吗？不得不说

的是，在我的大脑中，在我的身体里，甚至可能在我的心里，埋着一颗定时炸弹。你能听到定时器那滴滴答答的响声，这样的声音压得你透不过气来。再过几秒钟，或者再过几天，我就会爆炸，那时你就会看到我的躯体留下的残留物，一些碎片散落在马路上，散落在沙子里或是你家的地板上。我们当中千千万万的人身上都埋着定时炸弹。

你可能已经忘却了你的无聊，但和我一样，一旦你有一天意识到了自己的烦恼，到那个时候，你就会觉得它无法承受。

和我一样，你也曾在华灯初上的时候仰望天空，寻思着为什么星星还没有出现。

和我一样，你也曾认识到，你的生活将要开始，但对它却无可奈何。

因为，和我一样，你也曾有过十四岁。

火 车正在驶离利雪（Lisieux）车站，外面开始下雨了。我看着车窗，雨水在玻璃上打得粉碎，此刻的景象像是一幅最后草率完工的油画。合成材料制成的座椅，散发着泪水、回忆和失落的气息。有个男人坐在我旁边，他在吃梨，双眼迷茫。他在海滩上留下了什么样的风流韵事？吃了什么口味儿的冰激凌？涂的防晒霜指数是多少？

在我身后留下了什么呢？一个匆匆逝去的夏天，一个有些遗憾的夏天。一个梦幻般的夏天，在我的房间里，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此时没有人会认为少年做的梦荒唐可笑。

火车径直向巴黎驶去。我说“径直”只是出于习惯，因为在我去首都的路上，到处都是弯弯曲曲的道路，危险的弯道和不通的死路。

坐在我身旁的那个男人此刻正盯着我看，我感到有些不自在，于是假装在包里找东西。我的母亲在看杂志。我

掏出了她送给我的记事本。这是个黑色皮制封面本子，有点硬。她把这个送给我，但我却不明白为什么给我，当时我们正漫无目的地开车走在拉谢纳加大道（la Cienega）上，硕大而金黄的太阳反射在她的黑色太阳镜上。她双眼盯着前方的公路，跟我说大约在我这样的年纪，她已经开始在这种本子上写东西了。她每年都会送我几个记事本。而我从没有记下任何值得我记下的东西。

尽管天气一点都不热，车厢里的空调还是开着。

“萨沙，能去帮我买杯咖啡吗？我快冻死啦！”妈妈一边对我说，一边继续在看《ELLE》上一篇关于非洲割礼的文章。

我顺着颠簸的车厢摇摇晃晃地来到了餐车。雨水拍打着车窗，一对情侣拥抱着在一起。有位老人在擦拭着他的眼镜，前面摆了一小瓶红酒。更远处，一个男人在背对着我抽烟。风帽遮住了他的半个脸。他正在喝百事可乐。我从他身后走过，径直走向收银台。

“打扰一下”，戴帽子的男人朝我转过身来。他的眼珠很黑。

“什么事？”火车又摇晃起来，我差点摔倒在他身上。

他接着说：“打扰一下，你能给我一欧元吗？我要买个三明治。”

他朝后退去，用非常奇怪的眼神看着我。

“这不是萨沙吗？”

我无言以对，说不上为什么。他朝我微微一笑。

“是我，我是奥古斯丁啊。我们以前见过。我是简的朋友。我参加过她去年的生日派对。你在洛林中学上学，是吗？”

如果我曾见过他，那我一定记得。我回答说：

“是的，是在洛林中学，你呢？”

“不远，我在蒙田中学。”

我欣赏那些能够直视别人目光的人，因为我自己做不到。我给了他一欧元。

“谢谢，你真好……你从哪儿来？”

我边买东西边回答：“我从多维尔（Deauville）来。我妈在多维尔附近有套房子，就在乡下。你呢？”

他又点了支烟，随后说：

“我爸也是，我们的房子在利雪附近。”

他停了一下，脱下了帽子。他的皮肤被晒黑了，头发中间夹杂着些黑色。他接着说：

“你，你接下来也上中学三年级吗？”戴眼镜男人的酒瓶翻倒在地上。一片红色的污迹在地上慢慢延伸，而这个人却无动于衷。我双眼盯着这团污迹，回答说：

“嗯，三年级。”

服务员把我的咖啡端了过来。我于是说：

“好，呃，一会儿见……”

我握紧了咖啡杯。

“还要过一个多小时才能到呢……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在这里等你。”

“好，也许……”

他依然在对我微笑。

我妈还在车厢里看书。我并没有返回餐车。我喜欢呆在这里，听着音乐，小睡一会。坐在窗户旁边的男人开始哭了起来。他轻声啜泣着。我妈妈已经完全沉浸到阅读中去了，丝毫没有察觉这个哭泣的男人。这节车厢充满了忧郁的气氛。我渴了。我想喝可乐。我再次回到了餐车，但这次餐车里面空无一人。在我更小的时候，我就养成了这样的习惯，花几个小时求我妈妈，让她带我去玩具店。而一旦去了，我就会感到惭愧。我会感到浑身不自在，也不想买任何东西了。当然，我妈妈会很恼火。然而，我确实非常想买一大堆东西。我们离开之后，我才会哭起来。我应该直接回餐车的。我想要妈妈猜出我的心思。可惜没有成功。

“请给我来一罐可乐。”

火车开始刹车了，就像一个人忍住兴高采烈的神情一样。他不哭了，我手机有了信号。我给拉歇尔打了个电话。

拉 歇尔把嘴里的口香糖吐进了好商佳商店玻璃橱窗前面的下水道。她要在开学前买双鞋。她和我说起她的假期安排，但我感到很没劲。在手提包陈列架前，我们碰到了一个长得很像加布利埃尔的女孩。这个夏天，加布利埃尔可以算是我的女朋友。她在多维尔有套房子。她很漂亮，她的头发白天是卷的，到了晚上又会变直。我们是在海滩上碰到的。她这个人没什么劲，但有很优美的低沉的嗓音。她闻起来像椰果和能多益巧克力酱。她真是块好吃的鸡蛋薄饼！有天晚上，海滩上还是很闷热，我们躺在沙滩上。她穿着牛仔裤，一件羊绒毛衣，我想亲她。于是她脱下了毛衣。她那几大缕头发，粘在了涂着覆盆子香味唇膏的嘴唇上。她的头发到处都是，紧贴在嘴唇上，胸前，肩膀上和脸颊上。我把手滑进了加布利埃尔的内裤，随后她就让我意识到就应该这样，而且我应该就此打住。

我知道以后不会和她再见面。回到家之后，我一边想着她一边手淫，就这样结束了。在射精的同时，我也把加布利埃尔从头脑中赶跑了。

拉歇尔挑了几双她认为是“珍珠灰”的匡威鞋，但我觉得鞋子是藏青色的。她付了钱。男售货员对我们说：

“我应该感谢你们。”但我们俩没和他说一句话。当我们走出商店的时候，我回头看到了一顶灰色的帽子。就是我在火车上碰到的那个男孩。我如同腹部挨了一记上钩拳，但说不上为什么。没有逻辑上的共鸣，也没有客观理由。他扔了烟屁股。他冲着我微笑，很平静，如同早就预料到会碰见我一样。他说：

“呃，很明显，你在跟踪我！”

他朝我伸出手来，我握了握。

我问他：“你在这干嘛？”

“哦，我来买鞋”，他回答道，一边拎了拎手里的袋子。

我完全把拉歇尔给忘记了，她说她也是来买鞋的。随后就是长久的沉默。我还没有介绍他们俩认识。

“拉歇尔，我给你介绍……”

我记不起他的名字了。他马上接着说：

“……奥古斯丁。”

拉歇尔笑了，她说：

“你不是简的朋友嘛？我觉得以前见过你。”

他说是的。我们又聊了一会儿，于是拉歇尔就提议让他和我们一起喝一杯。

拉歇尔看着我，我想她肯定觉得他长得很帅。他和她微侧着头，轻声交谈着。拉歇尔应该很讨他喜欢，但她对此却一无所知。她还习惯被像奥古斯丁这样的男人勾引。我置身于他们俩的谈话之外，透过咖啡馆的窗户向外望去。天空灰蒙蒙的，有点儿吓人。天气很闷，仿佛想要摆脱夏末最后的余热。奥古斯丁给拉歇尔递了支烟。她接了过去，这让我感到十分惊奇。她已经有两个月不抽烟了。一对情侣坐在了我们旁边。女孩在哭。他们应该在闹分手。奥古斯丁和拉歇尔并没有注意到这对情侣。我应该是唯一一个留意这对哭哭啼啼的情侣的人。女孩一会儿又破涕为笑，这让我很宽心。拉歇尔应该回家了。在走之前，她把电话号码留给了奥古斯丁。

在那对准备结账的情侣旁边，除了我们，没有其他人了。这并不会让他感到尴尬。他对自己可真是有信心。他这种人能够整整一小时不说话也不会感到不自在。而我，我必须填满空当，填满所有这些寂寞。我自己也不知道在和他谈些什么，我只是在消磨时间。这让他感到很好笑。他善意地嘲笑着我。他开始和我说起拉歇尔家里他喜欢的

东西。他觉得拉歇尔很漂亮，但我应该能看出来，他有些看不起她。

在跟我说到他很喜欢拉歇尔的大腿之后，他对我说：

“但你知道，在一个女孩子身上，最重要的不是头发，身体或是大腿……”

他停下来不说话了，仿佛是为了分析他刚刚所说的一切，随后他又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，继续说道：

“……最重要的是姿态……”

他又停了一下，随后又继续总结说：

“我不会被姿态所欺骗。”

•
我不知道他想说什么。但我几乎可以确定，这没有任何意义。我不再说什么了。甘斯布（Gainsbourg）的歌声变成了响亮的背景音乐。我从没有听过这首歌。旋律很跳跃，而我只是能辨认出他的声音。

他的心头写着“没人”，

他右臂上写着“推论”。

当我出生的时候，我父亲并不住在我家。我母亲和他，他们是在17岁的时候认识的。

我母亲当时在朱尔·费利（Jules Ferry）中学对面的咖啡馆喝酒。我父亲正好被摩托车撞了。我母亲走出咖啡馆去帮他。于是他们就这样认识了。他们开始聊了起来，我母亲嘲笑我父亲说话带着口音。我喜欢想象他们俩一见钟情的样子，我喜欢这样。

根据我听到的描述，最初的五年很美好。我母亲离家出走，住到了我父亲家里，他们俩开始一起在酒吧和餐馆里面打工，他们先后做过服务员和衣帽间管理员。1968年的“五月风暴”带来了问题。因为他们当时都只有二十岁，因为他们都想要自由。我觉得是我父亲首先碰了其他女人。我也相信我母亲肯定发过誓，绝不恨他，但要以牙还牙。于是，他们就这样一边爱着对方，一边又互相欺

骗，他们轮流欺骗对方，互相怨恨但又不承认这一点，最后他们又重新过上了正常生活，没有一滴眼泪。他们是自由的，但同时又带着负罪感，他们俩在互相争斗中找到了各自的乐趣。一方的每一次新艳遇，就是对另一方的打击。他们企图让对方害怕。他们都宣称对此毫不在乎。他们之间的爱情又是最强烈的。

当然，当时玛丽安娜还没有出现。

她当时二十四岁，我觉得她激起了我父亲身上童年时期压抑的欲望，在童年的时候，我父亲和他的小伙伴们偷窥住在城堡里那位肤色黝黑、长着黑头发的漂亮女邻居。我父亲抵挡不住诱惑，此外，也没有什么能阻止他。但这次，我母亲知道父亲的这次艳遇会持续下去。我父亲不喜欢当机立断，他不想伤害任何人，而我母亲从来都不会去憎恨我父亲。几年过后，我同父异母的姐姐约瑟芬和哥哥奥雷利安出生了。我觉得在这个时期，母亲和玛丽安娜之间的关系很紧张，因为我父亲仍然穿梭于两个家庭之间。又过了几年，她想要生个孩子。我从来都无法确切地了解她为什么让他成为我父亲。因为我父亲是她的初恋吗？还是因为这是他欠我母亲的？不管怎么说，她还是和我父亲生了孩子，这就是我（这个故事很合乎逻辑，但说起来有点复杂）。我从没有真正理解过我的母亲，此外，也不理